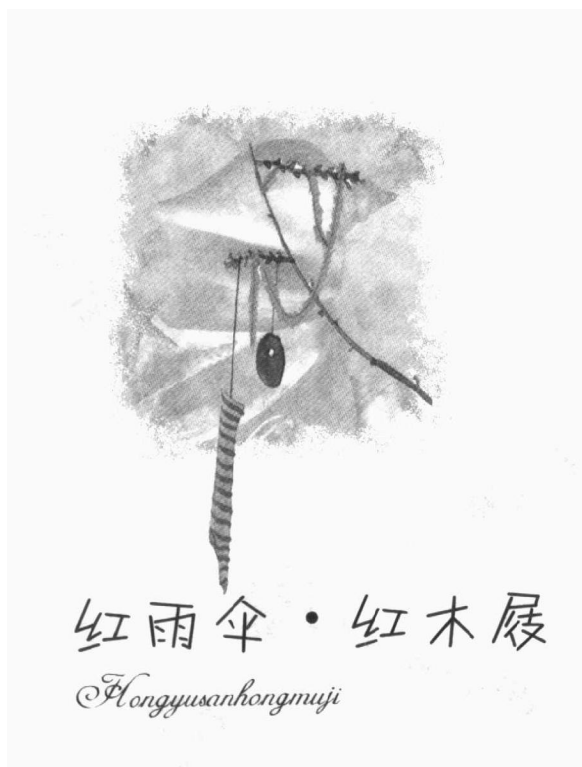




—— 日本往事之一

这是我迄今为止，写过的惟一一篇短篇幻想小说。虽然它还有一个副标题“—— 日本往事之一”，但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写过，或许，是我觉得幻想小说更适合于长篇小说这种形式吧！

这个短篇，我是先有了结尾的构思，然后才想出一个凄美的故事的。至于为什么会把故事的背景放到日本，说出来十分简单，只是因为日本有一个一年一度的盂兰盆节——一个迎接死者灵魂回家的节日。

—— 彭懿



去年一个黑漆漆的雨日黄昏。

我冲出新宿地铁口，一头扎进漫漫的雨雾中。蓦地，一滴璀璨灼了我的眼：只见前方摩天大楼的峡谷之间，飘浮着一粒猩红色的亮点。走近了，挪掉雨水，才看清楚是一位白发飘飘的老婆子，撑着一把红雨伞，立在雨水中。

我与她擦肩而过的时候，听到她在伞下喃喃地说：“今天是妙子回家的日子……”夏季的雨水已经漫过了她的脚踝。

大概老婆子是在等孙女放学归来吧。

我眼圈有点发热，嘴里咸咸的，不知是被红雨伞刺疼了眼，还是想起了我那没能活到这样苍老的奶奶。小时候，她总是蓬乱着头发，站在如血残阳里的那棵苦楝树下，唤着我……

绕过这片高楼群，就是我常去的那家小酒馆了。

可今天真是蹊跷极啦，在泥泞的雨地里兜来转去，却怎么也摸不到那条熟悉的小路。身边是一片朦朦胧胧的黑树林，树边还坠着一轮红月亮。迷路了吗？来日本东京已经六年了，我还不知道新宿有这么一隅哪！

“哟，好重呀，帮我举上去好吗？”

一个脆生生的声音，斜刺里响了起来。

黑树林里闪出一个趿着红木屐、一身印花和服的小女孩。她正费劲地把一块油布毡撑过头顶，我蹿过去，一把撑住它，和她一起架到了树皮小屋上。

雨下得更猛烈了。

红月亮早已隐去了。她牵着我的手，钻进搭好的树皮小屋避雨。天还不算暗，我看清这是一个用树枝垒成的小窝棚。雨滴滴答答地漏下来，湿了小女孩的发梢，她伸出小手，接住雨滴：

“这下雨水就淋不着弟弟了。”

黑树林的树皮小屋里只有我和她两个人。我盯着她的脸问：

“弟弟 你弟弟在哪儿？”

她把手指搁在嘴唇上，轻轻地说：“别把弟弟吵醒了，他在睡觉。”

我笑了，以为她沉浸在一个小女孩的梦境中。她的头偎依着我的肩，我俩就这样默默地坐在树皮小屋里，听夏日的雨声。雨快要住了的时候，她对我说：“我叫妙子……”这时我才第一次看清她的脸。一张苍白的脸，一双大大的眸子里溢满了一种说不出的渴望。

“妈妈在等我回家。”她跃进淡淡的雨雾中，“看 妈妈的红雨伞——”

黑树林的尽头是一线模模糊糊的小村庄。

她迎着村边的一滴鲜红奔去。

一对红木屐像是一对在田埂上翩飞的蝴蝶。好久，风中传来了她的声音：“……再见，弟弟……”

“弟弟！”我困惑地摇摇头。

我扭过头，目光又一次扫过黑树林的时候，浑身一阵颤栗：树皮小屋下是一个隆起的土堆——一座小小的坟墓 树皮小屋里睡着她的弟弟！小女孩怕雨淋着长眠的弟弟，盖上了油布毡……

我还没来得及悲哀，远处划过凄厉的尖啸，像是轰炸机的声音。接着，田埂的上空蹿起一排火海……

“妙子——”

我拼命扑去，却沉重地摔倒在一幢玻璃幕布的大楼前面。

黑树林、火海……一切都从眼前消失了，只有雨后如血的夕阳。我爬起来，揉揉眼睛，想找回那片忧郁的黑树林，可四周却只有高耸入云的楼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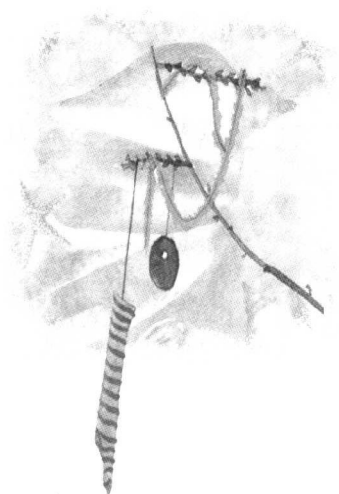
突然，我在熙熙攘攘的人海中，看到了一把耀眼的红伞。

我追上它。

伞下，是那位白发飘飘的老婆子，还有一个身穿印花和服的小女孩。哦，那双红木屐……

身后响起了一片舞蹈队的吆喝声。

我忘记了 今天是盂兰盆节——一个迎接死者灵魂回家的日子。



疯狂绿刺猬

Fengkuanglueiwei

这部作品 是我写完了第一部成人长篇幻想小说《与幽灵擦肩而过》之后，应一家出版社之邀，为一套名叫“中华当代童话新作丛书”的书系而写的。虽然被归类到童话之中，但它已经完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童话了，它也是我的头一部儿童文学的“转型”之作。

当时，幻想小说或是幻想文学的概念还没有流行，尽管如此，在我自己写的“内容提要”中，我还是流露出了自己的反抗。我这样写道：“……这部 Fantasy（幻想）式的作品，摈弃了一般童话的传统结构，情节细腻真实，在现实中写幻想，在幻想中写现实……”

—— 彭懿



序 绿刺猬

你听说过鲎鲚蛟鲟鳢鲑鲚这个词儿吗？

闻所未闻。

当然 你绝对不可能听到过——因为这是鲨鱼骨刺星的语言。即便是鲨鱼骨刺星上的人，从他奶奶生下他的那天起（请你不要皱眉头，别以为我信口开河，我不是童话作家，疯子似的童话作家才满口胡言哪。我是国际重罪法庭的一名记录员，出于职业习惯，白纸黑字，连一个字也不会夸张。你想呀，假如哪怕是只有一次，我要记错了一个单词，比方说把判决书上的释放写成了绞刑，一个无辜的公民就会走上断头台。那样的话，那个倒霉蛋儿的愤怒的家属们还不把我捣成肉酱，装到五百克的狗肉罐头里，摆到超级市场的货架上面去出售！）到死为止，顶多也就听到过三遍鲎鲚蛟鲟鳢鲑鲚，绝对绝对不超过四遍。

鲎鲚蛟鲟鳢鲑鲚，是鲨鱼骨刺星语汇中最恐怖的一个单词。

比鬼、幽灵以及恶魔这些词汇至少要毛骨悚然一万倍。当然，这是对鲨鱼骨刺星人而言。妈妈只消喊一声鲎鲚……再哭再闹的孩子立刻就会停止哭泣；遇上需要截肢的患者，麻醉师在他耳朵边上嘀咕一遍鲎鲚蛟鲟……你就是把他的另外一条好腿锯断，他也不会醒过来：一个月前，监狱犯人大暴动，五千名杀人犯死死地掐住了警长的脖子要夺大门钥匙，警长从鼻孔里哼叽了一句鲎鲚蛟鲟鳢鲑鲚，“哗啦啦——”所有的犯人全都直挺挺地昏倒在地上了。

可是，鲎鲚蛟鲟鳢鲑鲚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

翻译过来，就是“先天性不良少年绿刺猬族”。

你相信也好，不相信也好，事实上，鲨鱼骨刺星 99.

999999999% 的公民的确都是一个名叫鱼肝油奶奶的女人生的。科学地说，是烧烤出来的。

鲨鱼骨刺星的女人们，不愿意像一只大肚子青蛙似的“十月怀胎”，想要孩子了，只要一个定货电话，鱼肝油奶奶的鱼子酱分娩工作室 24 小时之内就会送货上门。生产一个孩子，并不比烧烤一只面包复杂——定货的电话铃一响，奶奶就会拿根竹竿走到栗子树下，一边自言自语地说“唔，这只好像是熟透啦”，一边捅下一只栗子来。这时候的栗子，外面还包裹着一层厚厚的绿皮，长满了刺，像头小小的绿刺猬。她的助手们小心翼翼地把它捡起来，涂上新鲜的牛奶，送进烤箱。5 分钟后掰开滚烫的栗子壳，一个小生命就呱呱坠地了。一般的情况下，鱼子酱分娩工作室的日产量是 70 到 80 名婴儿。圣诞节前定货剧增，最高的一天竟创下了日产 789 名婴儿的历史记录。

不过，到了手忙脚乱的时候，鱼肝油奶奶也偶尔会出差错——老眼昏花，一走神，把一只半生不熟的毛栗子给打下来的事情也是常有的。

当然了，这种概率极小，大约在 0.01% 左右。也就是生产出来的一万个孩子中，只有一个劣质产品。尽管微乎其微，又在国家安全质量检验暂行标准的允许范围之内，但对鲨鱼骨刺星的打击却是致命的。

这种栗子，你就是烧上一天零一夜，也掰不开它的硬壳。然而它却又是一个生命体，它比最绿的西瓜还要绿。碰到这种时候，鱼肝油奶奶的额头上就会又多了一道皱纹，转过身对自己的助手吩咐说：“作孽呀，又多了一头绿刺猬。把它给扔掉吧。”它圆滚滚的，瞪着一对小眼睛，只会龇牙咧嘴地滚来滚去，就像是一股飓风，来无影去无踪。这样的不合格产品，当然不能以次充好出售给顾客啦。晚上闭店，一只黑色的塑料袋就会被丢到垃圾桶里。

夜深人静，绿刺猬就会咬破塑料袋，逃到大街上。一到 12 点，它的同类——原来匿藏在下水道里的绿刺猬们就纷纷出笼了。

它们结成浩浩荡荡的绿刺猬军团，高唱军歌鲐鲚鲛鲟鳢鲙，在沙鱼骨刺星上横冲直撞。

没人能阻拦得住它们。它们撞毁汽车，把摩天大楼的玻璃幕墙撞出一个个圆窟窿。有一次，它们一窝蜂似地冲进一座博物馆，狂呼乱叫，硬是把一具在古墓里躺了五千年的木乃伊吓得“哇”地一声坐起来，爬出四百多米远。还有一次，它们甚至大兵压境，摧毁了一道拦河大坝，结果造成洪水泛滥，鲨鱼骨刺星的一大半国土在水里泡了整整八百年。好不容易熬到大水退潮了，人却退化成了，沙滩上留下了一群又一群长着鱼尾巴的人。

这群绿刺猬实在是让人闻风丧胆。

连警察也是束手无策。

几次大围剿，倒是把躲在阴沟里的绿刺猬来了一个一网打尽。逮捕绿刺猬，一点也不费劲儿，就像摘苹果一样简单。它们昼伏夜行，白天全都缩成一团，倒挂在墙壁上“呼噜呼噜”睡大觉。警察们只要把一只只带刺的青苹果从墙上摘下来，扔进大箩筐里就行了。问题是，没有任何一座监狱能够关得住它们。白天抓进去，晚上它们就会顺着排水孔或是通风口溜回到老巢去！你总不能把绿刺猬像核废料那样埋到地下二百米深的地方去吧，它们会以虐待囚犯的罪名控告你！

焦头烂额的鲨鱼骨刺星人，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。

把捕获的绿刺猬驱逐出境，流放到其他的星球上去。

于是，在鲨鱼骨刺星的黄昏时分，就常常会有一片墨绿色的流星雨划过天空。每当这个时候，躺在那棵栗子树下乘凉的鱼肝油奶奶就会长长地舒口气，脸上的皱纹就会又少了一道：“啊，再见，我可怜的孩子。”第二天，她会烧烤出不是 0.01% 个绿刺猬，而是 10% 甚至 20% 的绿刺猬。一头绿刺猬就是一道皱纹，她要让脸上的皱纹全部消失！

根据环境公约第三十九项四十六条的规定，倾倒垃圾或是流放囚犯，必须选择没有任何智慧生物生存的星球。可是，有一天

——你知道，事情往往就坏在这突如其来的有一天上——鲨鱼骨刺星人的一个计算错误，一头本该投掷到火星上去的绿刺猬，却丢到了地球上。

那天早上，我正在给我心爱的一条名叫默哈默德·安琪儿的小鳄鱼洗澡的时候，突然，我从窗口看到，天上飘下来一顶白色的降落伞，下面还坠着一个绿色的圆球……这时，我手中的小鳄鱼蓦地朝后倒去，我只听到它嘴里冒出一句鲋鲤 鲛鲟鳢鲑鲑，也就跟着它一起栽到了浴缸里。

那是我第一次听到鲋 鲛鲛鲟鳢鲑鲑。

我是在夏天的一个闷热无风的早晨昏过去的，醒来时，浴缸里已结满了厚厚的冰碴。这期间，好端端的一座城市，被一头绿刺猬闹得天翻地覆……这都是后来，我坐在火炉边上，我的孙子亲口讲给我听的。

第一章 黄昏下的搏斗

夏瀛疯狂地逃进这片瓦砾堆的时候，正是残阳如血的黄昏。

雨点般的石头从他身后掷来。

一块菱形的碎石击中了夏瀛。他的额角渗出一滴殷红的鲜血，他只是踉跄了一下，忍住疼，头也不回地钻进残垣断壁之中。这是一片已经被推土机推倒的废墟，像是最后的一座孤岛，被四周一群群摩天高楼死死地扼住了喉咙。它过去曾是一片喧闹的、30年代遗留下来的老街，半年前“批租”给了韩国人。怪谲的是，从它夷为平地的那一天起，颓墙瓦砾上就总是笼罩着一层阴森森的雾霭，经久不散。老一辈的人泪花盈盈地说：祖宗的鬼魂们舍不得离开这片土地呵。

刚下过雨，脚下沼泽地样的泥泞。

夏瀛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狼狈地逃窜过。

脑后又是一声凄厉的尖啸，他收拢脚，一个鱼跃扑到了水洼里。一块红砖紧擦着头皮飞过，砸在一扇坍塌的窗上，“哗啦啦”，碎玻璃的齑粉在暮色中如雨落下。他双膝一撑，挣扎着从泥浆中爬了起来。

他惊恐地扭过头颅，屈辱地攥紧了拳头。这时，他发现自己的手心里还捏着那把车钥匙。

尽管血水和泥浆模糊了他的视线，他还是看到——

蒿草那边，伫立在一抹斜阳中的三头野兽。

残忍的尼加拉瓜黑蚁和他的两个喽罗——三名未满 12 岁的少年。至少在这短短的一瞬间，他们完全丧失了人性，一种人类最原始的凶残在这几个劣种身上凸现得是那么淋漓尽致。这个夏日萧瑟的傍晚，污血般的夕阳里，他们杀气腾腾地逼来，那眼神让人战栗。

校园暴力，在这座沿海大都市里日益蔓延，已经猖獗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。然而，由于它作案手法具有隐蔽性，取证困难，加上遭受凌辱毒打的孩子多半对家长隐瞒实情，以至于愈演愈烈，成为一种难以根治的毒瘤。就在五个星期之前，南市警方捣毁了一恶少团伙。六个年仅十六七岁的少年，公然在校门口敲诈勒索，收取“保护费”，俨然一副黑社会地头蛇的架势。1994 年 10 月到 1995 年 3 月的短短五个月里，遭到他们抢劫毒打的孩子竟有数十人之多。更加触目惊心的，不是这种能够绳之以法的集团暴力行为，而是一种躲藏在暗处、无法用法律惩罚的发生在少年之间的欺侮——校园暴力。它正在演变成国际性的通病，日趋严重。它将长期存在，留给孩子们一块块终生难以治愈的创伤。

“夏瀛，你逃不掉啦！”

邪恶少年的喉咙里迸裂出鬼一样的嘶叫。

一阵欢呼，他们发现了夏瀛那辆翻倒在一堵残墙边上的山地车。尼加拉瓜黑蚁带头从墙上跃下，他知道夏瀛就趴在不远的地

方窥视着他们，他要好好羞辱羞辱这个竟敢让他当众出丑的转校生。他解开裤带，“哗——”的一声，把一泼又臊又臊的尿浇到了自行车上。他一边炫耀般地抖动着手里的东西，一边声嘶力竭地高声嚷道：“喂，哮喘病，你的山地车没油啦，我给你加一瓶可口可乐……”，

狂笑声中，夹杂着另外两个恶少的小便声。

“我再加一罐雪碧！”

“哈哈。看看我的吧，60度的正宗二锅头烧酒。哈哈……”

薄暮的这一头，脸色惨白的夏瀛咬破了嘴唇。干涸的血不再流淌，一道黑漆漆的血痕挂在唇边。他的喉管里发出一阵嘶嘶的怪响，遽然间，呼吸道平滑肌开始痉挛，他上气不接下气地气喘起来……已经整整一个夏季没有犯病了！他把头埋在一蓬蒲公英里，双手痛苦地抠进了两边的淤泥之中。

他的眼在喷水。

如果手里攥着一副弹弓，不，一杆双筒猎枪的话，他就会轰隆一声，把他们三个人的鸟蛋像气球似的击得粉碎！

夏瀛是四个星期以前，随父母一起从新疆回到上海的。

他是一个早产儿，从生下来那天起，就体弱多病。妈妈说：还没到预产期，秋天一个细雨朦胧的午后，有人把房门擂得咣咣地响，她开门一看，没有人，只是发现门背后挂着一串鹦哥绿的小风铃。透过纷飞的雨丝，她看到在茫茫雨雾的尽头，一头白色的蜥蜴正慌不择路地朝着远处的一片雨林逃窜……她正欲抬手摘下那串小风铃，突然腹部一阵巨痛，跌倒在地上……她最后只是依稀地记得，雨住了，在婴儿呱呱坠地的一刹那，那串小风铃也脆脆地摇响了……

没人猜得出这只小风铃的寓意。妈妈总是说，既然它把你唤来，就让它当你的护身符吧。只是那头如梦似幻的白蜥蜴，她绝少提起。她忌讳女巫关于夏瀛是白蜥蜴的弃儿的流言蜚语。

这绿色的小风铃，现在就系在夏瀛的脖子上。

转学第一天，他就被揍得鼻青脸肿。

这是他绝对没有想到的。今天早上他推车出门的时候，妈妈把剩下的小半截油条往嘴里一塞，一阵风似的追了出来：“头一天报到，我陪你去吧？”夏瀛嗔怪地瞪了她一眼：“我又不是小孩，已经是初二的学生了，还要你送！”但他是懂得妈妈的一番舐犊之情的。远的不说，这次举家迁回上海，就是为了他。新疆干燥多沙，冬天又是滴水成冰的寒冷，对他的哮喘和风湿性心脏病不利。

他被分配到初一（3）班，同桌是一个名叫雪莹的女孩。

吃中餐的时候，坐在最后一排、一个绰号叫尼加拉瓜黑蚊的黑胖子把他逼到了墙角。“喂，小羊肉串，来段新疆歌舞怎么样？”见夏瀛厌恶地皱起了眉头，他竟把拳头抵在夏瀛的下巴上，恶声恶气地恫吓道：“小子，这块地盘是老子的天下，你往后要是敢起刺，当心我的掏心拳！”夏瀛明白自己碰到了学校的小恶棍。他比尼加拉瓜黑蚊矮半个脑袋，根本就不是对手，他恐惧地朝后退去，坠在胸口的小铃铛一阵摇曳，发出清脆的金属撞击声。

尼加拉瓜黑蚊抢上一步，“嗤嚅”一把撕开夏瀛的下恤衫，随后，他扭过那张坠满肉瘤的扁脸，对身边的两个保镖似的跟屁虫吆喝道：“嗨，你们看呀，他脖子上还系着一串小铃铛哪。嘿嘿，新疆来的收破烂大王！”哄笑声里，他伸过那只脏兮兮的黑手就要揪夏瀛的小铃铛。

霎时间，教室里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夏瀛的胸口。

夏瀛头一低，出其不意地在他的手背上狠狠地咬了一口。士可杀，不可辱。他绝不允许任何人玷污他一个男人的尊严。

“哇呵——”尼加拉瓜黑蚊惨烈地嚎叫了一声，疼得几乎瘫倒。他盯着皮开肉绽的手臂，呆住了。鼻翼上滚下豆瓣大的汗珠，脸上的表情，也由惊愕转向怒不可遏。迄今为止，在班级里称王称霸的尼加拉瓜黑蚊还没在众人面前栽过跟头哪！丢尽了拉美雄风！他凶相毕露地扑了过去，两个喽罗也一拥而上，把夏瀛摁到了

墙上。

“血债还要血来还……”

尼加拉瓜黑蚊用舌头舔了一下伤口，咬牙切齿地吼着。

鹦哥绿的小风铃的线绳被拽断了。璀璨的阳光里，有一道撕心裂肺的绿宝石一样的光芒刺伤了夏瀛的双眸。他的心底被深深地灼疼了，一股股看不见的血在汨汨淌出。他不知哪儿来的勇气，像一头破栅而出的牛犊，挣脱了掐牢他的四只手。他抓起桌上的一只汤碗，不偏不倚，把一碗滚烫的冬瓜汤倒扣到了尼加拉瓜黑蚊的头上。

汤汁瓜片顺着尼加拉瓜黑蚊的鼻尖、腮边滴落下来。

死一般的寂静中，突然，“哗哗哗”，掌声如潮，四周爆发出一片只有在人民大会堂才有的鼓掌声。

“快逃！”不知是谁提醒了夏瀛一句。趁乱，他夺回那串鹦哥绿的小风铃，撒腿冲出了屋外。尼加拉瓜黑蚊这时才如梦初醒，在水淋淋的脸上撸了一把，又往屁股上一抹，气急败坏地直追出去。

气喘吁吁的夏瀛没有逃出多远，就被尼加拉瓜黑蚊撵上了。他们薅着他的头发，把他拽进了一个快要坍塌、落满尘埃的库房里。里头黑咕隆咚的，一股呛人的霉腐气味扑鼻而来。夏瀛被扔倒在地，一顿拳打脚踢之后，尽管他哀怨地喘不过气来，还是被三名恶少裹到了一块练体操用的大厚地毯里。如若不是雪萤喊来了班主任，夏瀛非给闷死不可！

尼加拉瓜黑蚊和他的两名死党，被训了整整一个下午。

然而，放学的时候，夏瀛的山地车刚刚骑过铁路道岔口，就又被人拦住了。他回过头，只见蔷薇色的夕辉里，尼加拉瓜黑蚊他们眼里闪烁着复仇的火焰，正像豺狗似地猛扑过来。

他们没有放过夏瀛。

他们的瞳仁充满了耀眼猩红……

夏瀛已经记不得自己是从哪条小路逃进这块废墟的了。

他仅仅记得，车把一歪，车轮陷到了一片洼地里。还没等他把车子从泥浆中拽上岸，一阵雨点般的石头已经砸到了他的身上，他只能弃车而逃。

尼加拉瓜黑蚁不再尿了，他扯开嗓门，面对着空旷的建筑残骸穷凶极恶地咆哮道：“夏瀛！我数三个数，你要是不跪着爬出来，我就把你的山地车砸烂！一、二、三……砸！”

他操过一根粗大的钢筋，恶狠狠地朝车圈砍了下去——

车子在泥水中哀嚎抽搐！

他们每砸一下，夏瀛的心就要颤栗一下。最后，他悲痛欲绝地闭上了眼睛。两行无声的泪，滴落到紧紧攥着的拳头上。

这辆山地车，是爸爸用他的公伤抚恤金替自己买的。他们从新疆回沪，没有房子也没有工作，还暂时借住在舅舅家的一间小屋里。临上学前一天，那是一个闷热难挨的深夜，他从梦中醒来，耳朵里飘进了父母的一段对话：“……又没别的钱，就拿那笔抚恤金给夏瀛买辆车子吧。”“可，可那是你的一条胳膊换来的钱呵！”“上学路太远，不能让孩子受委屈……”他紧抿嘴唇，一头埋到了枕头里。妈妈听到了他的哽咽声，扳过他的头，这才在昏暗飘摇的一线灯火下瞥见，自己儿子的脸上早已是泪水涟涟……

夏瀛太阳穴上的青筋在狂暴地震动着。

但他知道自己寡不敌众。

这时他看到尼加拉瓜黑蚁他们甩开了钢筋，排成一个扇面，向自己藏身的孤坟似的土堆围来。

夏瀛一猫腰，钻进了废墟里惟一幢尚未扒掉的小楼。它孤兀地耸立在一片满目疮痍的烂砖头堆中，在风中摇摇欲坠。门板斜吊在门槛上头，他侧身一闪，从旁边挤了进去。

里面黑黝黝的，脚下什么东西绊了一下，他趑趄趑趄地一头撞到了一片黏满飞蛾尸骸的蛛网上。粘糊糊的一脸一手，他撕掉了它们，眼睛慢慢地适应了四周的黑暗：一个阴森森的地方。一